



牧民新書
十二

73
5106
12

十二



門 7 條 3
5/106
卷 12-12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七



詳官第十一 遺代

故裝

涑水 顧留

丁鏞 乞膏

應辛

遺代

官必有遺而不可驚失而不惑民斯敬之矣

遺代之名摠有二十一曰瓜遞六年三年二曰陞遞自

而收類三日內遞官移付京四曰石遞院以司三閣五曰

換遞其地也此五者名之曰順遞者也六曰避遞其上有

之親相七曰嫌遞其先世嫌忌八曰來遞新官忽自九曰疏

遞而蒙元十曰由遞不受由故家此五者名之曰徑遞

者也十一曰貶遞考課中十二曰黜遞杖笞罷十三曰

駁遞始閣彈劾者十四曰拿遞以前事或公罪被拿罷十五曰封遞行

御史封此五者名之曰罪遞者也十六曰辭遞四上司

杖引十七曰投遞其上司爭詰十八曰病遞身病案上

十九曰參遞遭父母二十曰終遞卒于官此五者其不幸而

遞者也或漂人泊于島或犯人越于境西北或漕船覆

沒或獄囚逃逸或國馬損失分養馬故失或貢參斥退

或檢屍失宗或番軍愆期阻水曾所不意無不坐罷

夫以一官之微而之所以遞罷之端若是其夥官其可

恃者耶諺曰官負生活佳工生活言朝拜合黜不可以依

靠也乃收之滋者認官為家意欲久享一朝上司飛檄

邸家有報即驚惶失措如喪大寶妻子相顧而垂淚吏

奴竊見而譏笑失官之外其所失更多豈不嗟哉故古

之賢收視而逆旅如將夙駕清其簿書束其裝任常如

秋隼坐架歛然將逝一點俗累曾莫小留符到即行曠

無餘戀此清士之行也審知是也雖復御史持斧以按

事差官飛蓋而封庫惡足以動吾之一髮矣收於為政

之暇一念喚醒唯在乎此庶乎臨事而不慌也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霖溺處之仕

宦常以不遇處之○案此至言也

楊誠齋在官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以置之卧所戎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故擔日日若佹裝者

●鄭瑄曰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往捧擗弊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送旅人將行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

禹訓為山陰縣監到官日其裝不滿一駄及政滿以公事在鄰邑聞遞任徑去○案此快士也

棄官如蹤古之義也既遞而悲不亦差乎

漢王陽為益川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奉先人

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

王尊為刺史馳下此阪

○按吾東

之人求差濟州牧使其有愧於王陽矣

陶潛為彭澤令郡守遣督郵至吏曰幸東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乃解印綬賦啟去來辭○按督郵者察屬縣愆尤之官本以小吏陞為是官故曰鄉里小兒也五斗米者吾人一月糧之非彭澤月廩止於五斗也

高麗崔宰襄州有降香使凌辱存撫使宰曰將及我知矣棄官而去○薛緯為萬頃縣令為人廉謹誤被監司所詆投笏而去留詩云數年江郡猶鳴琴志在山高興

水深世上難逢鍾子耳絃中誰會伯牙心

治簿有素明日遂行清士之風也勸簿廉明俾無後患智士之行也

收於平日視為遊珠月終治簿私自磨勘既無債欠

兩掌皆無亦無勢混當用之時先則卸報既至但修本

月之簿不過數刻而畢其勘簿至易也至於重記即色傳

屑宜於上官之初即令修正唯其數十餘行虛而勿書

以待新備我到後別自則卸報既至但於新備之文不

過數刻而畢其修屑至易也即日命駕太恩恩矣厥明

日蚤晨灑然登途不亦善乎每見取途封避之人垂頭

卷氣面無人色如龍旗沾雨若屈櫛下場出寓吏廳甘

作寄公父母妻孥出寓奴廳有如俘虜一面治簿一面

治裝勢然擾亂百緒糾錯新迎之吏簡選驕徒即豪奴

健卒良馬鮮裝悉敝此行哀此寄公應門無長拜之卒

當廳有索逋之吏滿城相傳而朝侮四境流聞而嗤笑

方且堅操印盒猶思盜弄鄉任吏任換弄有打發之價

倉餘庫餘血戰收那移之刺罵辱四至衰如充耳踰旬

閱月莫之知去新官既至訴其情愿指告頑兇以圖雪

恥嗟乎忍為是乎故曰視為遊珠常若欲飛治簿有素東裝以俟則當此之時誠洒落快士也

有等貪頑之人既於倉中公貨甘負逋欠又將新官支俸恣行引用新官既到無不摘發或上報監司罪律層生或下督由吏曰官首吏名曰由吏怨毒追結以之身名敗衄群聞醜惡財是何物殉之至此治簿宜廉潔精核無犯彼此之界斯可以無後災也

國典新官刷馬之價州府十二匹郡縣十五匹計道里

給錢詳見赴任篇而回官之故無公賜之馬者謂俸廩之

餘足以辦裝也今日官故者乃於民戶勒徵刷馬之錢

南方多以多者四五百兩少者三百餘兩承訛襲謬以田結徵為當然豈不屬哉收宜自量平日清如玉虛而意外徑遊

實無以挈眷故家者猶之可也若我之故索自足以雇

馬治裝則又何忍索此非法之物於罷癯鰥寡之民哉

斷不徵也今世亦有清士不徵刷馬錢者○國典外官身死及遭親

喪妻卷者並給卷需米有差詳下條則民賻錢又何以

受之也收宜自量狼狽空罄無以反柩則猶之可也若

我之故索自足以治卷出柩而又必乞錢於下民則藉

屍以家卷所不忍為者也

後漢楊秉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

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

揚樂法才令建康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以輸垣庫

武帝曰清白可為百城之表

宋阮長之為武昌太守後遷臨海太守在官嘗擁敗絮

時都田祿時都謂武昌以芒種為斷此日前去官者一年秋

祿皆入後人新官並領正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

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後一日解印則初發都親故或以

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故悉以還之本傳云長之一生

政有惠○案此清士之行也宜勉而效之

南史朱修之為荊州刺史去鎮之日計在州以來燃油

及私牛馬食官草穀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蔡樊翁撰我君子墓碣銘云先君諱君在晉州寢疾先

左右無可仗者三子中路奔哭見諸吏文簿勢無頭緒

不知所為適於枕頭小篋得手錄一紙各房逋刺一一

條列彼此對頭令各補完遵而施之無一贏欠其居官

規模之終竟慎密如此

秦山筆談云昔有人為霧岩郡守負厨吏錢數百兩不

備而去吏追至羅州訴之不能乃前至腰響前俯伏告

于祠版曰神主大盥所食案前不酬而去下吏捧官乞

降冥命使即還報寸寸相進以至長城官不得已還報

而去

父老相送飲錢于郊如嬰失母情見于辭亦人世之至榮

也

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及故有父老數人扈者皓髮徒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之曰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吠火民不識吏寵曰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梁東陽太守謝護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留留一百答曰數夕劉寵更以為愧○劉麟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廉核甫五旬郡拜大治送瑾銜公慶為編氓郡人爭致贐公曰吾治不逮前劉敢慶一錢惠財既去越人肖其像為小劉祠

晉鄧攸守吳興郡有患政淮郡之日人攀其船相送三

百里不忍別郡嘗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

○案郡嘗有送迎錢者今之所謂色例也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令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眾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願諸君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

崔挺為光州刺史有掖縣老人自言嘗使林邑得美玉蔽之海島垂六十年今逢明政願奉之挺不受及代去老幼追送纒帛亦却之

翟溥福知南康府及善政以年老乞故待郎趙新嘗撫

江西大拜曰翟君此邦第一賢守也胡可聽其去懇請
屢日乃許之辭郡之日父老爭贖金帛悉不受眾挽舟
涕泣因建祠湖堤祠之又配享白鹿書院
友人韓益相會士也旅仕數十年困苦萬狀晚為鏡城
判官親友皆賀其潤屋至府一意廉白捐俸錢五六萬
振饑蠲徭坐微事罷故部民五千餘戶父老出錢于郊
戶收布一匹將以贖之悉却不受故視其家竈不烟者
三日卒無悔色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
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

栝水奉餞軌受飲之

許應達為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為同事所中得論調去
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送旅謂其僕曰為吏無
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身僕歎曰何節囊中不著一
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為一拊掌

程伯子為晉城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
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々不倦在邑三年百
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拜振野

柳觀鉉為鏡城判官乙亥之餞至誠贖救丙子春解餞
而故一府士民擁路餞別飢民受賑者各聚升龕設餞

路左至不可行。到鬼門關，飢民丁壯數十人隨後，曰：無以報明府恩，願備籃輿。卒公曰：自有擔夫，不須勞爾輩也。飢民拚擔夫爭先，擔舁出平遂上馬，然後揮涕拜辭而去。

李時顯為開寧縣監時，國內大饑，道殣相枕。公措置有方，流丐家散，旁邑效之。移赴星州，開之鬻白彌山，滿野攀援，涿泣曰：微公則吾皆為餓鬼矣。

南斗瞻為靈巖郡守，屢經匪人府庫蕩埽。始到朝夕，衙供丐貸於民，公銳意收拾，遂還饒富。公為奉太夫人，將上京，則民慮公或不來，環住擁馬，曰：謂留公重裝以示

復還之意，其喜得公而猶恐失之者如此。

歸路遭頑，受其叱罵，惡拜遠播，此人世之至辱也。

北史青州風俗薄惡，太守入境，皆懷磚叩首，以觀其意。及其代滿還家，以磚擊之，其情之內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及李迥實出守，上謂之曰：懷磚之俗，宜用好心。

楊叔實典着州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人獻口語，未句云：為報士民，頌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守，喜謂優人曰：大排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用此一首。

茶山筆談云：海南縣北三十里有石壁，臨官道，每貪官

之故吏民隱身石壁上壓臨而數其罪護行者恐聞拜
生事到此疾馳而過之名曰疾馳巖

儆裝 解官二

清士故裝脫然滿河故車羸馬其清飈襲人

漢張堪為漁陽太守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
珍室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
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而歎之○後漢孔奮為姑蔑長及
還無資單車就路

陸長源為汝太守清白自將後去州送車二乘乃歎州
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圖書半之不及先人遠矣

漢時苗為壽春令初乘黃犢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
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范仲淹息隆九族遍及親疎而罷官之日不能具還裝
至鬻一罷馬以行

許磁為嘉善令居官廉白及故度囊中財不任乘輿竟
騎一駱而去

陳克菴韜既貴顯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
對無愧色出守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惟車一兩而已
及之官廣東騎都門而去

高麗庾碩為安東副使多善政忤崔怡宋國瞻被誣流

巖墮甚將行老幼遮道號哭曰天乎我公何罪公去我
 何生為攀挽使不得行押送別抄呵叱路徑闊其妻携
 子女以行私馬只三匹或有徒行者邑人泣請留一日
 不得出驕從護送妻辭曰家公流配妻子皆罪人也何
 煩人馬邑人固請竟不許邑人歎曰真我公之配也
 高麗雀碩嘗為昇平府使忠烈王時人昇平曰俗每邑宰遊
 還必贈以八馬惟所擇及碩還邑人以故事獻馬碩笑
 曰馬能至京廷矣何擇為至家故其馬邑人不受碩曰
 豈以我貪而不受耶吾有北馬在汝州生駒吾常以故
 是吾貪也今汝不聽還馬豈非闖吾之貪而以吾為顰

解耶並其駒還之自是其俗遂草州人立石号八馬碑

高麗史云昇平故事每太守替還必贈馬八匹伴七匹法曹六匹惟所擇○案由是觀之則

新曰官刷馬何是近世所制非吾東之流來曰法也

筭籠無新造之器珠帛無土產之物清士之裝也

魏裴潛為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留一掛壁

皇明軒親為浙江憲使居官清苦天順間擢大司寇請

告陞辭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故家僅二竹籠是

汝守公頓首謝

李重為江右臬副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故夫人有身環

一雙任中置也公知之取投諸水故里歲餘偶見其僕

卧内有朱油床一具問是官下物大怒命僕載返存注乃已

金命中為豐德郡守其通還也家人撤衙內鋪席而來他日設諸中堂公見始知之怒責之即令還送隣友止之曰還送無乃太露乎君既欲不留房遣我公我而與之

陸龜蒙家姑有菴門一匡石乃遠祖續為蔚林守罷故無裝舟空難以越海又海一石以壓舟人号蔚林石洪規罷會稽太守無資不欲令人知其清以舡載土而改

笑

巨

乃取

視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宋凌冲知含山縣一毫不妄取秩滿故裝有一砚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

歐陽載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公歎曰利豈吾欲耶使直以錢為俸秩滿以一贗舟還無一海上物

李約東為濟州牧使及其故也只持一鞭既而曰此亦塵物掛之官樓岳人寶歲之每掛於新收使上官之際歲久鞭落邑人畫其跡於掛處以寓慕●公渡海時舡到洋中忽傾洄幾危公曰吾行無一物豈慕中人欺說

每

致令神明諭我耶初本州將士以公曾薦儒將馬賡一
甲潛付陪行俾於越海後詮告至是遂以實告公投之
水乃波定船行至今名其處曰投甲淵
李洸為永興府使陞吉州牧使其去永興隨身惟書籠
之屬冬獵有鹿皮數百非官掌府人請以備行公却不
受強之始領一皮其去吉州亦如之又留永之一皮於
官帑而行

韓祉為郡回官刷馬例用十八匹及遞無載所只以二
匹返餘以其餼分賜諸裨曰減又有釣名之嫌也諸裨
多買健馬及遞恐洸主帥議共斥買公聞之曰買馬常

事宜宜捐之命皆隨後

若夫投淵擲火暴殄天物以自鳴其廉潔者斯又不合於
天理也

李勉為嶺南節度使以廉勤率屬赴召入舟盡搜家人
所畜投之江中曰毋令吳隱之笑我

宋孔覲在官二年東還輜重十餘艚皆錦絹絨席覲命
置炭側焚之曰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

李沂公為嶺南罷鎮啟行到石門傳舟悉搜家人犀象
投江中而去○案禮曰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自取孔李
二子何不以其物散予江上之貧民乎嗟乎非矣

宋張之才知陽城縣清謹愛民及去任辭湯廟詩云一
宦來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道有靈應信我去
時猶似到時貧○君子曰此詩或近自鳴

李桂遂為錦山郡守居郡六載薄於自奉簡滿還京郡
人作詩送之曰清節罕今尤罕古不抽民血一毫錢

做而無物清素如昔上也設為方便以贍宗族次也

楊城齋司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散于東
山師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短椽土階
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吏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八門
什壹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

之而去

楊廷和每宦游故別為鄉人建一惠局初故通水利灌
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學為士恒再故捐建牌坊費以
脩縣城城成而賊至今治數萬後故置義田於城西北
以贍族人蓋三故而脩利業三焉○尹參判光顏以
慶尚監司故置義莊田園書籍宗族賴焉

鄭瑄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
之人謂之產業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究業
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究業天殛之○又曰
多得不義之財留寃積與子孫傳非福也至於立廟祀

瞻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蓋美之心則悖入
必甚何如積德類祥官久自富之為綿遠哉

願留 解官三

措去之功遮道願留流輝史冊以照後世非群願之所能
為也

後漢第五倫守會稽妻自炊爨及代當還民攀馬號呼
曰舍我何之○孟嘗為合浦太守當還人吏攀請車之
令不得進乃解商人舡夜遁去

李元絃治潤州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群飛亦擁
車行

附

後漢侯霸為淮陽太守被召詣都百姓號哭遮車攀轅
卧於轍中乞留霸一年乃戒其乳婦棄其子以俟君當
去不能全也

唐姚元崇收荊州受代日民擁馬首遮道不使去乘馬
鞭登民皆截留之

唐劉寬為平陵令滿秩而去百姓攀拒輪車充塞道中
○顏斐尹京兆徙平原太守吏民號泣遮道步、稽留
日行數十里既去立碑作頌

唐袁滋為華州刺史為政清簡政滿楊於陵代之滋行
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之政人

皆羅拜流涕乃得去

曾子固在齊會朝廷变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之夜乘間乃去

曾致堯守壽州有患政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

姚蓋恭知涇城縣境內大治民遮道乞留賜璽書密粟帛●楊繼宗知嘉興府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滿九載民老幼遮道留之

陳鎰鎮陝十餘年民親愛之以其美鬚呼為鬚子節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

不能行鎰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

俞撤為醴泉郡守未幾郡大治邑有政麥之瑞已公有謝故意故序久不還郡人日造門以請公曰郡多逋負余不善鞭督以故將免去於是士民相告語一並盡輸焉

柳正源為慈仁縣監受賤治還仍有棄官之意邑民守衙門三日夜不去公為留衙慰示復來意及故三呈辭狀巡使不許曰民情惶惶如失慈母不宜徇私而廢公也公不得已還官邑民皆出郊歡迎

金熙采為長連縣監慈良為治及移安峽部民遮道十

匡公乘夜脫身逃去

詳見救災條

奔赴關下乞其借留因而許之以順民情此古勸善之大

柄也

後漢寇恂為潁川太守徵為執金吾從上過潁川百姓遮道願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拜之

後漢陽君為繁陽令委策輕舉吏民上書請運穀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

神嵩為梁川太守被徵吏民詣闕乞留一年遷漢陽守夷狄男女送到漢陽嵩與相捐十里不絕

隋魏德深治貴鄉轉館陶長貴鄉父老詣闕請留德深

詔許之民士歌呼滿道互相稱慶

唐李君奭為醴泉令為政得人和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數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醴泉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無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於御扆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中外莫測後始聞其事李仲芳通判冀州冀人乞留許留一歲晚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壘其居若不可出公諭之乃得去宋王允規知河清僧道士人等乞留云本官到任有十

奇甚得民情上合憲官院記其姓名

范衷為壽昌知縣闢荒田二千六百海興水利三百四十有六區正統五年三考報最當遷邑人頌德乞留御史以聞朝廷許之

高麗王諧為晉州副使吏畏民懷及遷東郡留府晉民涕泣願留遂乞于朝曰借我王君一年乃復曰任

高麗李惟伯為交州判官陰淮東北路監倉使奏惟伯繕理城池修備器械為諸郡第一所部連城長楊吏民等言惟伯勸農恤民雖秩滿當代願見得借王嘉之府尚書吏部

姜秀崑為高蔽縣監以事責罷縣父老遠道乞留於秀伯民間爭出軍餉以贖其罰既不得則皆涕泣如失親戚

群名所達或鄰郡乞借或二邑相爭此賢牧之光價也向志所莅州縣皆有治拜蔡州關守州人邀使者曰願得向志三年

宋杜衍知乾州未暮安撫使察其治行以權公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日此我公也汝何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李挺岳為瑞小郡府時大駕連歲幸溫泉顯宗雖有

省約 恩言而列邑勞費尚不貲公貨處得宜吏民不知車駕近臨也朝廷竟拜公坡州牧使瑞人知失慈母至相牽寃訟日奚奪此与彼或久任以相安或既老而勉留唯民是循不為法拘治世之事也

劉綱知房州莅任三十四年每乞留也仁宗嘗賜酒民饌人以為榮正統中請老去民送之潯江載道及卒房民祀之狄仁傑祠中

史誠祖為汶上知縣為治廉平寬簡永樂七年成祖北巡遣御史考核郡長吏賢否還言誠祖治第一賜璽縣

書十行勞之特擢濟房知州仍視汶上縣事在賜內醜一尊織金紗衣一襲鈔十貫○其後屢當遷職輒為民奏留閣二十九年竟卒於任士民哀號留葬城南歲時奉祀○按唐虞之制九載三考始行黜陟自漢以來六期為繼歷代因之我朝郡縣之官亦以六期為滿而秩高者又以三期為滿使臣以二周為滿乃 皇明之制州縣官多以九載為限敬見上此誠為官擇人制法安民之良憲也况此劉綱史誠祖等因民籲乞久任至三十年此誠度越古今孚協上下之遠猷也近世銓官以市恩為急臺臣出宰者總經一周即已內遷以此之故

為吏者無長慮久計唯以剝割換眩為家私之計其視大明之法相去遠矣

郭南知常熟縣正統十二年以老致仕父老乞還任英宗許之○案守今年限之法堂下以六十四為限官堂上六十七為限蓋於七十之前得了此六替三替也然人之精力或相懸絕苟有群績素著之人相臣銓臣特奏而差遣之抑所宜也

因民愛慕以其群績得再任斯邦亦史冊之光也

漢黃霸為潁太守川賜車蓋時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

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事再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郡中大治○按黃霸再為潁川魏相再為河南寇恂再為河內又如陳審之樂安陶侃之荊州郭伋之并州皆再任也或因民呼籲或察其群績使之撫

綏此一邦也味張詠再任益州

梁習為并州刺史召其豪右過境咸安無貢遠關士咸顯於世武帝善之文帝即位以君有譽并土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徐榮知藁城縣親卷去官服閔部民乞罷新令而還榮英宗許之秩滿復乞許留之以下明史

康彥民知天台縣著績永禁初罷敝洪熙元年御史巡按至天台縣民二百餘人言彥民廉公有為乞還之天台以慰民望御史以聞宣宗歎曰彥民去天台二十餘年民猶思之其有善政可知乃除江房縣

謝袞字子襄為青田知縣九載課最當遷其部民相率訴於上官乞再任上官以聞帝嘉之即擢處州知府俾得治其故縣子襄知處州拜績益著有虎追蝗死之異有牛將屠而逸至前悅首有若訴乃捐俸贖還之

萬觀知嚴州九年考績治行為海內第一既以夏去將除服嚴州民預上章願復得觀金衢民亦上章乞之朝廷異焉補平陽有並生堯祠
薛慎知長清縣以親喪去洪熙元年長城民知慎服闋相率詣京師乞再任吏部尚書蹇義言交代已久即如民言又當更易帝曰國家置守令但欲其得民心雖屢易何害遂還之

高麗崔陟卿為耽羅令興利革弊民皆安之及還耽羅人作亂全羅按察使馳奏耽羅人苦令尉侵暴以反乃曰若得陟卿為令當釋兵王謂宰相曰有賢如此何不用之召賜綾絹即除耽羅令耽羅人間陟卿來即其輕艦迎之比入境皆投戈羅拜曰公來吾屬再生矣按堵

如故

高麗李伯謙嘗為濟州牧使有善政忠肅王時濟州賊魁使用金成等嘯聚兇徒逐星王子以判欲討之難其人賊黨咸曰若得李伯謙李英未撫吾豈敢叛乎乃遣伯謙英招撫之未幾賊平

高麗蔡靖掌慶州書記其後東京人与永州作亂朝廷

議遣安撫使難其人聞東京人思靖不已乃拜靖留守副使

安俞省曾為羅州牧使多善政宣祖時邑人詣闕

上書乞復借之特命再除

其遭卷而故者猶有因民不舍或起復而還任或喪畢而

復除

項忠為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忠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

民感其惠聞繼母喪民詣闕乞留詔奪服反任明年徵

為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天子許之軍民喜忠復未

焚香迎迓

孫皓永樂中知邵陽遭喪官去按察使項皓善政宣宗

嘉歎即命起復

張璟知平山縣秩滿士民乞留英宗命進秩復任景恭

初以母憂去復從士民請奪情視事

劉永為荊州知府遭父喪軍民萬八千餘人乞留英宗

命奪情視事

盛顯知東鹿邑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刻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得顯再任

楊宣知泰安縣以母憂去民頌於使司仁宗命服闋還任仁宗崩而服闋吏部以請帝曰民欲之監司言之固當從况有先帝之命乎遂如其請

劉伯吉知碭山縣以親喪去服除碭山民守闋下求再任吏部言新令已在碭山二年矣帝曰新者勝旧則民不復思令久而又思其賢於新者可知矣遂易之

宣和為礪山縣監恩威并行吏民懷之以外喪去位服

闕邑人上書還任

陰與吏謀誘動杆民使之詣闕而乞留者欺君罔上厥罪甚大

劉迪為永寧稅課大使秩滿封年置酒邀耆老請留民詣闕奏乞事訖宣宗怒下之吏王聚為漢中同知亦張宴求屬吏休奏知府以聞宣宗怒并屬吏罪之自後部民奏留牽下所司覈實云案明史循吏傳云宣宗之世最重循良而吏部尚書蹇義尤慎擇守令考察明恕若馬旭信之等十數人皆九載奏最為民乞留即加

秩留任沿及英宗之世吏治淳厚部民奏留章報可朕
其間亦有作奸者如劉迪王聚之事是也

牧民心書卷之三十八

泐水 丁鏞 著

乞宥 解官四

文法所坐黎民哀之相率籲天冀宥其罪者前古之善俗
也

周禮司勳云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此唐虞之
舊典所謂車服以庸者也小司寇八議之法四曰議能
五曰議功七曰議勤所謂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天下
之曰功曰能無以喻於牧民而安民苟其愛戴之情真
實無偽呼籲之拜惻怛可感雖所坐誅重因而宥之以

順民情不亦可乎近世朋比傾陷一為所擯即民之乞
宥者亦羅文網其罪不測故民雖哀傷歎嗟百身思贖
而終不敢一拜以自異世道之日汚日卑如是矣部民
之已蒙治理者猶其易者也或流配所到民間其名欲
赴闕乞借者亦時有之率皆畏此罪畏莫敢先動豈不
嗟矣宜著為式凡民籲訴雖所坐淚重許令未成以
勸能者若夫奸謀誘動以罔天聽者其辨別至易斯不
廷為慮也

趙廣漢為京兆尹威制豪強發奸摘伏如神後坐事下
廷尉獄吏民守闕號呼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

願代趙京兆死使得收養小民廣漢竟死而百姓追思
歆之至今

漢魏相為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有告賊殺不
辜者事下有司河南成卒在京師者二千人遞大將

軍

霍光

願復留作一年

一年

加成

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

萬餘人守闕欲入上書大將軍遂下相廷尉獄會赦出
後再為河南太守

王尊為京兆尹旬月間盜賊平以劾匡衡事左遷病免
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稱善曰賊亂盡除豪猾伏辜以
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爾賢尔佞豈不甚矣書

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晉王蘊為吳郡太守郡荒賑卹朝廷科罪免官士庶詣闕訟寃特左降晉陵太守

高斗南為定遠知縣才識精敏多善政會與知永州余彥誠等九人并坐事先後被徵其耆民奔走闕下具列善政以聞太祖嘉之賜襲衣室紬遣還并賜耆民道蹠之費諸人既還任政績益著尋舉天下廉數人斗南與焉列其名於彰善榜聖政記以示勸以下明史

余彥誠知安陸州以征稅愆期當就逮其父老伏闕乞留太祖賜宴嘉嘗遣還父老亦預宴

群

鄭敏知齊東縣嘗坐事被逮部民數千人守闕下求宥帝宴勞復其官賜紗百緡衣三襲居數年考滿入朝部民復走京師乞再任帝從其請

周榮為灵壁丞坐累逮下刑部耆老郡赴輦下稱其賢帝賜鈔八十錠綺羅衣各一襲禮部宣榮及耆老而還之無何擢為灵壁知縣後為河南布政使

李湘知東平州成祖晚年數北征令山東長吏督民轉餉道遠多死亡唯東平人無失所奸人誣湘苛歛民財訐於布政司縣民千三百人走訴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力白其寃耆老七十人復在伏闕下發奸人誣陷狀

又有耆老九十人隨相訟冤事下刑曹閱實乃復湘官而抵奸人於法

孔公朝知房陽縣永樂間坐事遣戍部民屢叩閭乞還皆不許宣德二年詔尤賢有以公朝薦者房陽人聞之又相率叩閭帝曰公朝去房陽已二十餘載民奏乞不已此非良吏耶可即與之

郭完知會稽縣為奸人所訐被逮里老伏闕訟冤乞還帝亦許之

范希正為曹縣知縣有奸吏受賕希正按其罪械送京師吏反誣希正他事獻逮曹民八百餘人詣京白通改

生

司言希正廉能橫為奸吏誣枉侍郎許廓以公事過曹曹父老二百餘人遮道稽顙泣言朝廷奪我賢令事並聞帝乃釋希正使還縣

後

歸安水高彬曹縣主簿劉郁衡山主簿紀惟正雷化典史杜漢皆坐事以部民乞宥復其官而惟正立擢扶西參議其州縣佐貳因部民之請起遷內職者數十餘人○案佐貳之官有承有史有主簿有尉吾東並無此官所以守令莅邑橫恣無懼擅行志民日益困職此由也韓文公作藍田縣丞廳壁記甚言丞佐無權不足有無而明史所載以丞坐之職而大得民心功績茂著者不

可勝數在乎朝廷勸獎之如何耳 國初有京所鄉所
之名皆賓佐之輔治者京所多御相在京旬管鄉所以
儒品在鄉者居之本是賓佐故名之曰座首今賤族奸
民乃為座首與吏朋奸欺蔽萬狀宜革其名降為主簿
別選京佐差為丞佐以遵大明之舊制也

李性恒為迓豐縣監時朝廷有煮稍令而查究其不從
令者旁邑或欲便文以苟免公曰如此勿欺之義安在
遂自實以罷去吏民間之爭之闕下涕泣請賞

李永輝為安峽縣監以非罪見罷一縣驚愕相聚訴屈
於都事擁馬首不去其去縣也父老攀轅而哭送出境

者猶數百人

隱卒 解官五

在官身沒而請券益烈吏民哀悼攀輒號咷既久而不能
忘者賢牧之有終也

漢韓迓壽為左馮翊恩信周徧後坐事棄市吏民數千
人送至渭城老少扶持車轂爭奉酒食迓壽不忍拒逆
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吏分謝送者遠苦吏民死
無所百姓莫不流涕

漢薛聰為齊州刺史政尚簡靜卒於州人吏追思留所
坐榻以為遺愛

東漢王渙為洛陽令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奸伏外
猛內慈人皆悅服竟卒于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
詩絃歌以祭太后嘉之詔以其子為郎中

梁任昉為義興太守及政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
迎之後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卒于官無以為殮遺言

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殮闔境痛惜
楊震遺令以雜木為棺蓋
謂一棺六合雜用諸木

周茂叔嘗南昌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
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

蔡君山為太康主簿卒于縣二人哀其貧以錢二百于

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汚吾夫
拒而不受

錢本忠為吉水知縣有廉名註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
乞留郡人胡廣力保之得還任民間本忠復來空閭并

迎拜○永樂中卒於官民哀慕留葬吉水爭負土營墳
其得民如史誠祖

曾泉謫補汜水典史不以飾黜而有情心關土叔殺伐
材木備葺繕通商賈完通責官有儲積民無科擾造舟

楫置棺榇贍民器用百姓緜喪不吝者咸資於官泉死
之日老幼巷哭正統四年河南叅政言備上其善狀上

且曰臣行部記水泉沒已三年矣民懷其惠言輒流涕
雖古之循吏何以加此請復其官下詔褒美帝從之
陳綱為黔陽知縣多善政病甚民爭願神願減已算益
綱壽病亦尋愈丁母憂故卒黔陽人祠祀之
丁積為新會知縣蠲甲首錢會歲大旱等壇圭峯頂所
久伏壇下者八日之兩大澍而積遂得疾以卒士民聚
哭於道有一樞夜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首丁公
死吾無以聊生矣

張宗璉知常州政務廬怨御史李立來理軍籍暴橫不
法宗璉心積不平疽發背卒常州民白餼送喪者千餘

人為建祠君山

于謙巡撫河東時公廨在馬軍橋西天順初謙被誣死
開封父老聞之咸涕泣相率詣故廨為泣哭奠後因立
祠廨旁祀之李夢陽為之記後杭州復以于謙配位于
晉褚遂良岳飛為四忠祠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為幃敝
簾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
夫醜金為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
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

毛吉為廣東副使流賊之亂殺賊戰死初吉出軍時給

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費及半文憫吉死
無故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為喪具是夜僕歸忽出中
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我
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
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我有汚辱于地
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歸甦△案此
說或近浮誕恐未可信也

郭垠為潭陽府使輕徭薄賦為政清慈暴卒于官人皆
悲慟絕酒肉相予故葬之日巷哭拜相接士民相議
歲忌還聚未設齋以祈其福家乘又言魚商不入其

境曰潭民如不食矣

南秋江孝
溫所縣

△郭公喪行將還什物

皆還之獨一弊笥遺在德處夫人見之大驚曰此物矣
在於斯速還之母累夫子之清德也

盧太河以古阜郡身沒于官將殮郡致極用紋錦并邑
縣監朴忠生來視殮不許曰公平生不以奢侈為禮

尹亨東為懷仁縣監改先仁恕民仰若父母公病殆人
有過境而宿見老嫗以杖叩之而泣曰惜乎失賢宰民
何以生早穀始生民相繼來獻曰此新物味或可嘗公
皆謝遣之猶有躊躇而不能去者

寢疾既病且即遷居不可考終于政堂以為人厭惡

政堂者公堂也若不幸而易簣即後人厭惡邪說論興
收既寢疾自度病情如有深憂宜即移處于冊房不可
以堅卧為德也古人有遠力者不尤極忌而在我道理
宜謹避之

南史陸襄出為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
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

唐李吉甫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相繼以死吉甫命蠶
除其廨自若視事

李緯國為諫原郡守郡廨有鬼崇前後為守者多死因
久廢不居公到郡即令治葺而居之是夜所乘馬無故

忽斃公怡然不為意竟亦無事○後為利川府使前此
府使相踵而死于府廨者三府人皆為之設座鋪造饗
其神于府堂後官至則畏避寄居民舍如是累政公謂
吏曰新官來回官當去神道豈異於人事即遷其神而
居之○按此非夫人之所能為也我自謹避毋為邪說
之囚不亦善乎

喪需之米既有公賜民賙之錢何如再受遺令可矣

續大典外官身死及遭卷者給卷需米有差○觀察使
及守令任所在卷則湖南嶺南四十石湖西三十石已
卷則湖南嶺南四十石湖西三十五石海西親卷已卷

三十五石妻卷并比已卷折半

兵使喪卷南湖南三十

水使喪卷南湖南三十石湖西海西十五石并以備置米割給

○案公賜之未若是其優厚者為不欲敏之於下民也

葛伯食之又下以祭匿君之賜而又收民賻可乎民

賻斷不可受也收既寢疾若病情危篤即宜遣令勿收

民賻可矣若我清白到骨雖受公賜案無以千里反

柩者我死之後丞佐會議必有以處之何必民賻是歛

矣
續大典曾經冰旨觀察使節度使防禦使東班三品宗
職而身沒外任者並給擔柩軍丁○守令邊將之在任

身死者返柩時駕牛題給○案擔軍駕牛法雖有級身

令之反柩也無不給擔軍者也孔昭之衝類逢此行並

有規式擔軍自設會所名之曰息肩廳有上司知會自
能奉行

喪具補纂云千里運匱其事至艱造棺宜從狹小輕薄

擇乾燥之材四圍及地板其厚一寸二分天板厚一寸

八分斯可矣參天兩地：板每視天板三分而損一也

欲棺之狹小則先從飲事勿用雜絮雜衣務從緊小斯

可矣知壙室之理者仍以是棺葬之可也不知輕遠之
謀而重焉觀美者到山下改棺亦無不可大抵柩体重

大易於撲損汗流資息擔夫厭惡醒人之制喪禮為不
使人厭惡也當喪者宜知此意

遺愛 解官六

既沒而思廟以祠之則其遺愛可知矣

漢朱邑少時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未嘗笞辱人存問
耆老孤寡吏民愛敬稍遷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
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也葬我桐鄉後世子孫不如
桐鄉民及死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起冢立祠歲
時祠祭不絕

後漢羅徵為茂陵令治化浹洽徙勇年縣牛馬皆繫道

衡

邊曰屬之羅公後竟立祠

梁狂眆為吳興太守兒妾食麥而巳被代至都無衣不
能入兒約遣裙衫迎之百姓追思立祠享之

韓文公為潮州刺史潮民悅服公歿後民思焉為祠於
州城之南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禱必禱焉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治化大行公無負租流逋四散宅
有新屋步有新船嘗與其部將歐陽翼等飲酒驛亭曰
吾棄於時而寄於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而為
神後三年為廟祠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
州之後臺其夕夢告曰館我于羅池遂立苗祭之○案

此恍惚不可憑也

張方平為益州刺史先是蜀有訛言公至帖然蜀人以
安於是留像於淨衆寺著山蘓洵為之記

趙汝愚知信州政成惠洽郡人於城南建祠設像為之
祝壽汝愚因觴客於中命撤其像戲名曰一杯亭

趙豫為松江知府減吏休民均徭節費省刑蠲租正統
中九載考績民五千餘人列狀乞留巡察御史以聞命
增一秩還任及十年春大計羣吏始末卓異之典豫與
守國知府袁旭皆預焉賜宴及龍衣遣還任職十五年
清淨如一日去郡老穉攀轅留一履以識遺愛後記事

周忱祠

金熙為南原府使視民如子決訟如流在官數載一邑
晏然未幾以病終于官邑人每於忌日祭之不替

金係熙為羅州牧使朝世祖有惠政大修學校民有去思
及死如喪其親為立室每歲忌日州中大小人皆集設

祭于明倫堂

生而祠之非禮也愚民為之相沿而為俗也

生祠之俗起於西京石慶為齊相人慕其家行為立生
祠桑布嘗守燕郡人慕其廉平為立生祠自慈以降荀
勉重恢韋羲為政行王堂杜軫之等總有生祠唐采以

來益汗漫矣

晉陸雲為涪儀令百姓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唐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民為立生祠後其子景暉官魏州司司切貪暴為虐民苦之因毀父生祠

唐王敬伯守巴郡為政清惠吏民為立生祠

韓魏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畫像事之獨魏人於生祠為塑像歲時瞻拜此狄梁公也宋張綸知秦州慘海堰復通戶民利之為立生祠也高賦知衢州除盡患知唐州關土田兩州為立生祠

徐九思為句容知縣多善政及去句容民為達祠茅山

九思家居二十二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
遂卒

陳鎰鎮陝州民有疾者發願為鎰昇輻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僮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及鎰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

李相國元元翼為平安觀察使虛慈多惠政民為立生祠也李公弟元亦於西京有祠生遺像至今在焉也按今之生祠無縣不立無有限祀不能盡錄

雪樵山談云生祠之弊歲增月加影壺香大頂背相望而既沒立祠者今反未聞蓋以諂諛成風凡貴臣壑重

爵有前途者必欲及其生而獻楮以受其報故猾吏奸民相與朋締做駕未稅廟額已立此而不禁淫祠其不可勝焚矣牧既生存未有不聞而知之者豈自歡喜莫之思毀可乎

石刻頌德以示悠遠即所謂善政碑也內省不愧斯為難矣

晉羊祜久鎮襄陽多行仁惠祜既卒百姓於岷山建碑立廟即祜平生游憩之所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阮瞻為齊國內史風化大行卒于官齊人欲立碑時官

民

制嚴峻自司徒魏叙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息略不已遂共冒禁立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陳留志○按善政碑之虛實相蒙已自魏晉之際早有此弊故禁令嚴峻不得擅立之也憶在先朝申嚴此今立碑在三十年以來者并令琢毀今此禁亦弛虐政繼去又以刷馬錢民力重困豈不嗟哉牧於故後若聞立碑之說宜引先大王舊詔嚴戒飭庶幾追念而不敢為也

唐宋曠曾於廣州有惠政廣州請為曠立遺愛碑曠請禁之以革諂諛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

唐房彥謙為長葛令民號曰慈父既去立碑頌德

唐劉晏為溫令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唐常丹守江西有遺愛宣宗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
第一南垵對曰臣嘗守江西常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
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上冊切狀刺命切
于碑詔史館杜牧撰銘

李石潭潤兩為鏡城判官鏡城絕塞累千里古石幕之
墟其俗雜胡韶尤難治石為政以誠善推恕既還其人
冶鑄鐵碑追思不已

采木翁瑄為柘州縣監田政不治豪右無并成風小民

苦之木翁一繩之以法右族多不悅治縣三月罷百姓
立遺愛碑

丁公彥璜為安東府使以疾棄故儒品吏民請留不得
立石追思問遺不絕者數十年及聞公卒致賻且送祭
需以至三年

柳正源為通川郡守多惠政拜副校理公以單騎赴召
民老少擁馬首涕泣或僵卧路中不起公慰諭而行後
邑人鑄銅碑以頌其德

東漢王遵為洛陽令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奸伏外
猛內慈人皆悅服竟卒于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

詩絃歌以祭太后嘉之詔以其子為郎中

梁貞陽侯蕭明為豫州刺史百姓言其德政樹碑于州
明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摩頌識者笑之曰王自立
碑非州人也南史白香山作青石詩云不願作官家道
彥德政碑不鐫實德鐫虛辭碑之難信久矣今人解官
陰以錢數百兩留付奸鄉猾使使達遺愛碑名之曰碑
債此亦自立碑之類也

大清律凡現任官實無政蹟輒自立碑建祠者杖一百
若遣人妄稱已善申請於上者杖八十受遣之人各減
一等碑祠折毀

木碑頌惠有誦有諂隨即公之即行嚴禁毋底乎恥辱矣
寒巖瑣話云一政小屬誇詡朋與一令乍便木碑相望
是之謂弊民木碑者牧之所宜禁也雖使萬民咸悅必
有一夫含怨今日新碑潔白明日有過而穢之者無成
與虧古昭民之不敷也莫如隨達隨去嚴飭諸鄉無得
再達斯無悔也

李判書相璜為忠清道暗行御史曉赴槐山郡未及郡
五里天色猶昧見遠、背田裡有紙袖出木片倒押泥
而達之如是者五御史問之曰彼是何物曰這是善政
碑旅人不知乎這是善政碑御史曰何乃泥之曰暗行

御史蹤跡滿地吏房召我按此碑十箇使我東道五五箇西道立五箇恐怕瞎御史將以此為真碑故泥而建之也御史遂從此入按事先數泥碑亭封庫罷黜既去而思樹木猶為人愛惜者甘棠之遺也

辛仲甫為彭州種柳道過名曰補闕柳至李順之亂民曰無傷補闕柳

唐李錫為虞城令館有三柳公徃來憩之後人勿剪比甘棠

寇準知汝州巴東縣多善政手植双栢於縣庭至今民以此甘棠謂之萊公栢

南軼為漆原縣監有遺愛至今人指其所種樹木曰南亭子云

愛之不護爰取侯姓以名其子者所謂民情大可見也江祚為安南太守民思其德以江名子

孟宗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生子以孟名唐陽城為道州治民如治家奏罷侏儒之貢州人感之

以陽名子○韓退之為陽山令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按長沙之民以宗為名息原新息之民以賈為姓息賈

彪順昌之民以俞為名息俞若是者愛多上見散見初詳諸篇

既既去之久再過茲邦遺黎歡迎壺箒滿前亦僕御有光
 漢郭伋曾為荊州後伋人界兒童騎竹馬出迎
 後漢耿純拜東郡太守有惠政後道過東郡百姓數千
 隨馬駕云欲復得耿君
 韋景駿為肥縣令有善政後遷趙州長史殆經肥縣人
 吏驚喜競來餽餼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
 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既無旧
 恩何慙慙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官傳說縣中解守孝
 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視不
 覺欣怠倍於常也

廖欽為河內丞以廉能稱後坐事謫戍久之以老病致
 啟道河內河內民競持羊酒為壽且遺之緼須臾數
 百匹欽固辭不得一夕趣公

柳正源為通川郡守多惠政既遷後教掌監年試至淮
 陽通民五十餘人不遠數百里相率來拜至有出涕者

大山集

輿人之誦久而不已其為政可知也

鄧攸守吳郡不受祿載米來食惟飲郡中水而已及去
 百姓留之不得攸曰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唐李峴為京尹甚著聲績揚國忠惡其不附已出為長

沙太守時京師未貴百姓歌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

覓

高麗河允源知原州有仁政滿召還雉岳山僧云鑑
作詩寄之云兒糖在母側恩愛尚未知母去兒啼無
乃逼寒飢

居無赫譽去而後思其唯不伐而陰善之乎

漢何武累為郡守所居無赫之名去後常見思
晉謝安為吳會太守任官無當時譽去後人思之
仁人所適從者如市故而有隨德之驗也

五代史吳越僕守永嘉政化翔洽百姓愛之及移守

蘓溫人有攜家從者謂之隨使戶

若夫毀譽之真善惡之判必待君子之言以為公案

元結作道州刺史廳壁記云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
植盡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
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身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
不清廉甯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
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
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懦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
為事數年之間蒼生遂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
姦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

專身法今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
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為刺史作戒○
呂溫作後記云元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勸既善而
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取膏臆用為鑑戒昭、吏師長
在屋壁後之貪虐致肆以生人為戲者狎不愧於心乎
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
代無以高此自為此州雖履劓自課而未能達其意也

